

作家频道

异域相逢记

王溱



插图 阿占



待坛新作

就是那一棵白菜

小葱

就是那一棵白菜，披着霓裳羽衣，从大唐走来

梦回长安，丰腴的躯体，饱满的汁液
一颦一笑一回眸，露出“唐菜”水灵灵的神态

它滋养着大唐的诗歌熠熠生辉，万古风流

就是那一棵白菜，从胶州湾的潮汐中走来，从贸易往来的船舶上走来

为宋朝江北第一港板桥镇添上浓厚的国际化色彩

少海连棹的古码头啊一片繁荣，那白菜尽情释放独特的韵味

它用鲜美的滋味款待着八方来客，凭借自身魅力走向五湖四海

就是那一棵白菜，从故乡的土地上走来

依偎着肥沃黄土，枕着大沽河的波涛
吸吮最干净的阳光，呼吸最甜美的空气

品尝着豆饼的味道，长成宛如天仙的模样

胶白，美丽鲜艳那只是它的外表
胶白，一层层剥去外衣，显露在眼前的令人震撼的

是一颗纯洁无瑕的心

……

就是那一棵白菜
从梦想的舞台走来

一斤又一斤地在秤杆上丈量
换来了我一年又一年的学费

平凡的它化为金砖铺就我的求学路
帮我敲开了世界的大门

那棵白菜啊，化作知识的钥匙
青绿满园，光照我心

……

就是那一棵白菜，却不止是一棵白菜
从远古到现在，从玉菘到胶白

是美食、是骄傲、是灵魂
是藏在胶州人心底的味道

那味道是童年的无暇和陪伴
那味道是青年的梦想和盘缠

那味道是中年的感恩和慈悲
就是那一棵白菜，比最平凡的更平凡

就是那一棵白菜，比最昂贵的更昂贵
就是那一棵白菜

勾起我记忆里无限遐思的白菜
就是那一棵白菜，伴我童年欢声笑语

就是那一棵白菜，送我来到繁华城市
就是那一棵白菜，勾我思绪飘回故乡

就是那一棵白菜，过尽千帆我独爱的白菜
折叠着无尽依恋，不倦的乡愁的
那一棵白菜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

踏上他乡之土，只要时间一长，总有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余光中的“乡愁”不知不觉中便涌入耳鼓。

前阵子去加拿大，因为待的时间比较长，自然有机会见一些老乡和朋友。基本都是熟人，而且大都过了“花甲”“古稀”之龄，正所谓垂暮之年，惺惺相惜。

万里迢迢远赴他乡尽管目的不同，但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孩子。最普遍的版本，孩子在外上学毕业后找到了工作，然后申请移民，之后结婚育子有了新家庭，异国他乡成了第二个“故土”。

儿女的召唤，极少是为了单纯享福。来了都要担负任务：打理生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照顾幼年的小宝宝，或“保护”下一代上幼儿园去学校，工作虽简单，但也“缠人”，属于自己的时间有限。不像在国内，“甩手掌柜”想干什么自己说了算。有的人家住别墅，院落里的花草、树木、落叶，都需要自己打理。冬天遇上大雪，清理自家门前雪是法定责任。孩子忙于工作，清扫的任务自然“责无旁贷”留给了“老人”。住新房好说，若是旧房屋，漏、堵、裂、破等毛病司空见惯。请人花钱舍不得，于是自己动手。虽“老态龙钟”，但仍“老而弥坚”。勤俭惯了，即便孩子一再劝说，还是“义无反顾”。没办法，秉性难改。

说累也不累，但一刻清闲不下来。特别有下一代的人家，一个还好说，头疼的是有两个甚至三个。虽满屋尽是欢闹声，但“宠爱”并不能永远“保鲜”，特别是那些好静的“老人”，有苦难言。

老乡见老乡，亲切热情，真诚相邀：来家坐坐。但凡能发出邀请的，一定是有自己的住房而且相对比较宽裕。要么是别墅，要么是联排，住公寓房的除非面积不小，否则一般不会轻易开口。好面子的习惯，即便入了人家的乡，也很难随人家的俗。

很多是贷款购房，别看面积不小，

但首付一般也就三成左右，说白了，房子真正完全属于自己，少说也要二三十年之后。这虽属正常交易，但在一些“老人”心目中，特别是享受过福利分房的“老人”，对贷款购房总是心怀戒心，生怕有个闪失，落得个“无家可归”的惨境。所以，听得最多的是对孩子贷款的焦虑。有些人表面看跟儿女相聚挺开心，但私下却忐忑不安。应了那句话：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其实孩子根本不需要父母忧心，然而传统的情感作祟，什么也要为孩子着想，这也是没办法。

朋友相见必撮一顿，此俗自然不能免。在附近超市买来果蔬、鸡鸭鱼肉，大都是安排在家里，买大包装比较便宜，一次吃不了也无妨，反正断不了吃。几乎所有人都抱怨物价涨得太厉害。一把小葱，只有四五根，接近三加元，折合人民币十七八元。在国内退休后有四五千元甚至更多的退休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若折换成加元，就要仔细盘算省着花。是的，我到超市去逛过，价格不折换看着挺便宜，一折换，什么也舍不得买了。饭店吃饭也是心痛不已，一份越南粉，二十多加元，这还没加税。偶尔吃一次还行，多

了，荷包不给力，谁也受不了。

见了轻易不愿分开，一再挽留，那亲热劲儿真的令人感动。最多的是问家乡的情况，问周边朋友的情况，“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尽管离家不多时，似乎隔日如年。这让人想起白居易的《望驿台》：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远赴他乡，最难忍受的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怀念。物质生活的优渥，可能满足一时，但满足不了感情上的一世。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准备回去，回自己的家，过自己的日子。

我问朋友：平时能经常与这里的新朋旧故聚一聚？答曰：也聚，但不经常。因为各个家庭有各自的情况。有的空闲些，有的一直忙。聚，要提前预约。打打够级，玩玩攒蛋，唱唱卡拉OK，学学跳舞，然后一起吃点喝点。机会虽少，但大家十分珍惜。因为此时此刻，仿佛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当年王禹偁的感慨，正是当下“游子”们的感受。

分别时总少不了那句话：回去见！难舍、感叹，却又分明充满期待。

城市秀场

木缘

崔均鸣

按照算命先生的说法，我属佛灯火命。倘若与各种木头亲近，不但生命力旺盛，事业线也会跟着一路上行。坦率地讲，我并不相信命理推算那一套，但由此产生的心理暗示还是有一些的。不停地收集各种木头是我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爱好。

有的人喜欢佩戴或把玩各种木制佛珠或手串，紫檀、黄檀、奇楠、崖柏、柘木、香椿木、花梨木……尤以海南黄花梨最尊贵。而我对上述物件打心底里排斥，感觉太装、太油腻。

我喜欢收藏一些观赏价值较高的木雕作品。比如，我在浙江带回来一个红木雕刻的托钵布袋和尚；在井冈山购买了一只铁梨木老虎；在越南河内搜罗了一只酸枝木“喜上梅（眉）头”的镂空笔筒。一次，一位同事从庐山买回来一个“邻家女孩”的木雕作品。虽然这件雕刻作品的木料有一道明显的裂纹，但那女孩面部的生动表情足以让我忽略这点瑕疵。几经缠磨，加价购藏到手。

有香味的木料是我的最爱。我曾委托朋友从东北原始森林里找寻到两块琥珀木。经过打磨后，一块显现出了明显的虎皮纹，被我命名为

“虎虎生威”；另一块则神似一枚大芭蕉叶，被我称作“千秋大业（叶）”。琥珀木，当地人也称作松明子，是千年古松倒伏后，外表纤维渐渐腐朽脱落，木质内的松脂油渐渐向内沉积而成，有一种特殊的松香。因为易燃，这种木头过去常常被当地人用作火把，或劈成小木条生炉子。这些年，松明子改了个漂亮的名字后便身价倍增了。一块上好的琥珀木，动辄要价上千元。

其实，我也偏爱崖柏木。这种生长于山西太行山或四川大巴山里的树木，一般生长在烟罕至的悬崖峭壁上。树根牢牢地扎在石缝里，弯曲虬虬的枝干则顽强地伸上天空，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如此，它们还是会在某个气候恶劣的年份走进生命的尽头。有心人通过悬绳冒险下沉到这些崖柏的生长处，小心翼翼地将其连根带枝地采集下来。于是，死亡了多年后的崖柏便以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再次复活过来。这种“扭曲中见刚正，飘逸间有含蓄，顽强中显个性，平实中藏骨气”的崖柏暗香浮动，沁人心脾。尤为珍贵的是，那些“根抱石”的崖柏最受追捧。另外，

有些“沉水级”的崖柏骨料或有明显火烧痕的“雷击木”也价格昂贵，一木难求。我曾收藏过一块如意形崖柏木，长约尺余，通体暗红，油光闪闪，经过多年把玩已经包浆。凡是见过的人，无不啧啧称奇。

比如金丝楠阴沉木，被称为植物界的“木乃伊”。它是天然形成的绿色环保、密度较高（沉水）、物理力学性能稳定且耐腐蚀性极强的木材。历史上，阴沉木一般用于小器物的制作，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皆把阴沉木雕刻艺术品视为镇宅之宝、辟邪之物。到了清代，甚至一度将其列为皇室专用之材，民间不可私自采用。否则，便有僭越之嫌。我曾有幸购藏过一块金丝楠阴沉木，用它制作了一对素面镇尺。金丝缕缕，暗香袅袅。抚触之下，滑如凝脂。这种文房用品摆上画案，绝对“嘎嘎有面儿”。

收藏木头，其实也是收藏一种情怀。那些深藏于远方大山深处的生命，经过风霜雨雪的岁月磨练之后，路途遥遥，千曲百折地赶来与我相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缘分。

尊重木头，就是尊重生命。热爱木头，也是热爱生活。